斐然集卷二十一

衡州重修伏羲廟記

宋　胡寅　撰

昔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伏羲為首蓋三千餘歲於茲矣景陵廟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為世衣被而不能違則有土有民者亦何時而不可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

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善乎予弟宏之論曰判古昔之昏昏當折衷於仲尼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黄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大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羲農比也豈遷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稱首包犧歟故凡論道議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

不傳及它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令以包犧為五帝首蓋祖諸仲尼爾謹按包犧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以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於宛丘河龍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蓍為筮時方洪荒人民呿吁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鳥明視默紀通仲起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始建官分職以龍紀名布之天下統民

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豢
馬牛羊豕狗雞充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一十年羣生
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月之實非虛語也可
謂盛德也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
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於鬼神之情
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
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徼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
有功有德仁人義士輔世道民不可忘也則或堙沒而

莫之承或文具而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族緇旅黃犖跪數拜謁諸偶像適會災變自止因即以為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禮大壞後守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歲人和年豐紹興十二年合宫赦令詔長吏修繕境内祠廟侯曰莫先於包犧氏矣鳩工藏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謟意庶幾於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是非

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永州重修學記甲子春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洽九流攝貫百氏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强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雄奇妙麗不專一長工文者能之莅官賦政以吏為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充府實庫流錢地上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仗將鉞指縱授略戰勝

攻取有智勇者能之是皆秦漢而後時所必用人所鮮
能者試考諸仲尼之教於門弟子嘗以此品目之矣而
未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固使門弟子為椎朴無用
之器以見誚於便儇皎厲之俗哉蓋治其難則振領而
裘舉澄源而流清安於所易則耳目鼻口不可相借官
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為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
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
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末趨人所共鶩無與乎

我者一不留於太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反躬内省若不皇暇惟思知所當知而未知者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飢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誠然寐今者遽然覺天高則著明動氣必麗焉地厚則流形賦生必託焉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効一能才周一事區區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老身童豁而不悔哉至於此必也釋然而笑曰鄒魯垂訓固不使我為覔舉干

禄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
戚戚而不欣欣也蓋飯疏飲水敝褐緼袍曳屣而歌商
頌鼓琴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矣余曩者
假守零陵郡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予之
益愛其勤勸者衆往往固窮恥為非義大抵遺風餘韻
自三國以來人物表見於世理亦宜然也紹興十二年
六月予奉祠垂去官有詔旨令郡邑修復黌宇交代羅
侯適至即因舊而增新之數數致書述二三子之請欲

余一言以記本末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誚廢毀為異則建置為常春秋之法凡文章制度克合典禮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泮之觀不復薦諛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為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而非殄彛倫也性命有正而非趨空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死生有說而非受形輪轉人獸同區也鬼神有情狀而非居處姓氏言語主掌之可名

可接也不溺於此而得之可謂善學也已必於此求之適越而北轅歟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療饑歟

祁陽縣學記

祁陽令呂君堅中修書遣縣學講書周度來言縣東有先聖廟與浮屠氏居為鄰浮屠氏懷侵奄之計已久幾廢而他徙者屢矣賴二三學子力爭而護存之堅中承乏之邑事惟念敎化之本方欲增葺黌舍招徠後進會有詔吉州縣學盡復置即諭士勸民稱力効助甫再閱月

告成一新且叙二三子之意謂予嘗守是邦而記零陵東安之學矣斯邑也奚可以無述予不得辭則為之言曰建學校者必祀先聖示道業之有所宗也天下同知宗孔氏然自孟子而後曠千餘載居仁由義德業備成卓然而為斯人之先覺者不越數君子而已是誠宜師而學士大夫鮮克師焉或且悻悻然曰孰為數君子吾知師孔氏而已予竊惡其説託是而濟非也今有人生乎遐方下域而欲至乎王者之國都必得知王都之所

在者引而導之庶乎其可至焉弗逮中人之資豈特下域之比也孔氏之堂室豈特王都之遠也乃從未嘗知者導吾而前其不迷津而冥途入叢棘而陷大澤也幾希故欲學孔氏必求深乎孔氏之術居仁由義德盛業大者志而潛之講而明之精而深之然後孔氏之堂室邇而弗遠造而弗差也昔者仲尼無位以行其道則綱紀典籍垂範來世雖然於易則繫之而已於書則序之而已於詩則刪之而已於禮樂則正之而已未嘗作也

年七十致大夫而老道必不行矣乃始筆削魯史之文作為大典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易詩書禮樂前聖之所同而春秋仲尼之所獨也使仲尼君天下而南向為公師而北面所以經斯世變大化致隆平而頌清廟六五帝而四三王者不出乎春秋之志矣今也宗孔氏而廢春秋是猶子而叛父臣而背君尚稱闕里之門人耶宗孔氏而不知春秋於是以莊老為真以瞿曇為妙以稱貸取息為逕衡之王政以李斯小篆為道德之微旨劇

秦美新者謂之合變歷相五代者謂之知道發於其心
害於其事與王衍清談之禍異軌而同轍亦云酷矣本
夫強項穿穴失所依歸無指南瞻斗者鄉道乎其前故
顛倒謬亂至此極也是豈足以為人師邪彼既擇而無
師吾又師之而不悟其非所宜師則亦將顛倒謬亂有
甚於彼者矣和靖先生侍講尹公受道於河南夫子聖
上尊其德樂其義擢從布衣置之經帷俾發明論孟以
啓告其進與退皆可法也吕君樞衣服勤尹公左右實

有年數令以其行學試之政事則凡聖賢傳付師弟子授受當為二三子精言而深啓之使護存廟宇增葺釁舍不為虛文美觀而絃歌之聲學道愛人之效有光於武城異日英材秀民無待而興雖中人懦夫猶能敦廉恥勵風操可謂曰士則斯文也刻諸金石而無愧矣

## 成都施氏義田記

古明王之治計口授田俾人人各給乎衣食無甚貧甚富之患貧者不至於無以自存而富者不至於越制踰

度兼人所養故井田之法以義取利公天下而致和平者也自秦開阡陌廢疆理用智力雄厚自封殖斯民則之交騖於物欲不極不已稽考後效城復於隍象焚其身貴賤雖殊其致一也唐虞封建侯邦其大小以里斷見於禹貢之書里則井地也周衰強吞弱衆奄寡千八百國併為六七此六七君猶未厭於心肆其詐謀礪其鋒刃殺人盈野流血成川而嬴氏為尤甚卒之末有不反及其所甚愛者蓋棄義爭利利壅則害從之天虧盈

人好謙理所必然爾孟子深原其本以救其末極言義之不可不務利之不必圖而以正經界為仁政之先誠令有天下國家者皆以義為利分辨志定不至於猜嫌憎疾奪攘賊殺而相與安乎交足無求之域豈不善哉漢唐而後士大夫家能維持累世而不敗者非以清白傳遺則亦制其財用著其禮法使處長者不敢私為卑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喪婚交際各有品節出分出贅之習不入乎其門而相養相生之恩浹洽於其族也令

夫一鄉之師使東家寠西家厚行道必譏其頗況乎一家之聚伯也羨粱肉厭紈綺而叔也糠覈藍縷不免於飢寒心其謂何故善推其所為者由良心而充之本朝文正范公置義庄於姑蘇最為縉紳所矜式自家而國則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知已吾同年兄左史施公揚休家素貧逮仕受祿共承甘旨之外儉節而儲餘并其室齋送之奩辛勤積累二十餘載然後得田六百畝既資其弟及其從昆季矣又念經

遠之計復割二頃為義田遵文正公舊規刻諸石而以
予早同硯席知其孝友奮立之艱也俾為文以記焉予
申言之曰聖賢自一衣食一居處之微而興澤被四海
並育萬物之政者理義而已矣貪人鄙夫損彼益我謂肥
其家乃隕其宗不利之究起於為利揚休亹亹蹈善
景行前修以燕雲來夫豈苟然哉嗚呼不井地不封建
不足以寢兵措刑保國而長世斯道也安知不有能復
之者有能復之豈獨士大夫不必置義田而已哉然范

公舊規亦庶幾乎革薄從忠合族於悠久勿替引之則
施氏子弟之任也

武夷桂籍記

古者取士雖多術大要有三曰德進曰事舉曰言揚兩漢而上由前之二而能言者因以顯唐以來用後之一而才行者隨以奮然則奏言取士雖非得人之本倘詢之有道考之有權度詞樸而義正者不見遺藝工而理乖者無幸中則方諸度德量能者亦不至甚失故進士

科自唐中葉至本朝為最貴而元德顯功計安宗社蹟世隆平者光明碩大繼武輩出如二十八宿經紀乎天次森羅乎太清而作為文章擅名天下之士反不多得僅晨星寥落相望焉乃有鼓篋摻觚一趍試席睨棘闈出入之密且嚴也則浩然太息以為待己輕賤拂衣去之終其身斯人也視伏光範門三上書仰首鳴號者不啻賢矣曾未思三歲一科天子先期下詔申勸舉子使亹亹勉焉以待有司之問將及期命部使者擇主文官即

其州闈場以程之其限紓其法精其道公其預選者姓名文字上於宗伯於其行也郡守設賓筵勸為之駕歌鹿鳴以遣之明年春羣試於春官於是時主文柄者朝廷益加擇其預選者士林益稱之曰能矣天子尚慮其未詳也親御廣除策以經史當世之要務而提衡持鑑則又北門西掖蘭省蓬山一時英彥之極品奏申夜半上質明法駕坐雲帷臨香案大臣啓卷讀所對策臚傳姓名而賜之第錫之服蓋日下昃君與臣不敢倦既再

拜出則頒少府金錢俾集期而館處越旬時勅太宫供具太常張樂侍從近臣為獻主酒中遣中貴人賫御製詩章就賜舉首以下諭以致身事主之意益寵光之然後入吏部籍而器使加焉於是取士之禮畢其文實縟篤如而或者顧謂俟已輕賤不亦賢者過之也與是故進士設科功業如韓范德行如司馬道學如程張文章如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數君子其究雖殊塗其儌也皆由此其選也科目之貴重於世夫豈苟然哉建州七縣

每應書者率四千而贏崇安固里絃誦家詩户書之
邑也自淳化三年張俶始登第迄今纔六十有四人以
設科之年應書之數大略計之無慮數十百人而得一
豈科目貴則得之艱亦其理宜歟嗚呼此六十四人者
其通塞顯晦與其賢材稱否或遠矣不得而知其近者
鄉老先生所見所聞祖之所逮聞亦班班可道也山川
英淑之氣蜿蟺磅礴未嘗間息則何世而無材去古雖
益遠出於人心者猶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何材而不

可就後來之秀以一鄉取友為未足又尚論焉於此六十四人是非去取豈特三行一師而已哉況明天子留神校序善養樂育承學章布追琢其章必有瑰偉傑特雖習詞藝而詞藝不能局雖由科舉而科舉不能拘者是謂竒材遠器可以主盟斯文扶持皇極為聖時之瑞則斯記也且將續書又書不一書蓋與我宋相昭乎永世矣

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銖伻來以書繪示泮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頽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徐公禹公范公請於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為建人書之否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

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於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為多葢自唐常衮觀察本道以文藝輿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動後進至於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於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瓶立睪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摧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

馬范二公圖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十月為一堂十二齋閣廡庖庫戍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昭回薫播作新多士摳衣負笈來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粤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奠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令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為無足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

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謂何則
膛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而歉夫為弟子之實也
乎昔者顔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
聖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
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
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
下此者寧足道耶一日問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
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陶

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徑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闢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萑菽麻麥之實決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於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

指記誦詞藻為事業一也用於覔舉干禄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弃而他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免蹄蟬蛻焉一也効官庀職以柱後恵文支梧一切謂政材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奥則取遁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晞顔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為師何不可

之有寅既為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以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為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

## 麟齋記 丙寅

麟龍鳳龜動物之殊尤者耳既以靈目之又稱瑞焉太平而後見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龜而龍也人亦多見之惟麟與鳳則自周已來未嘗有覩其羽毛色象者漢獲一角獸為之改元獸之一角者衆矣又安知麟之不兩角而斛脊衡骼也故史氏曰獲一角獸蓋

麟云者弗然之詞也惟鳳亦然宣帝時鳳凰婁集而少府宋疇因譏被貶不待後世然後知其為鶡爵矣孝宣治號中興然任刑餘尚法律不以中車府令為龜監四三良臣死非其罪而風俗尤薄水旱災異見於魏相之奏決不足以震珍産効九苞又況茂陵多欲奢泰窮兵四伐海内虚耗盜賊半天下幾與祖龍同轍麟何為而至哉故必聖如虞舜簫韶九奏而後鳳凰來儀必道如文王關雎之化成而後麟為之應不可誣也由是觀之

史載龍見於其江其水其井中當時以為美談者殆亦
可豢之龍必非神龍而九疇所寓禹貢所錫寧王所寶
之大龜定非卜人朝鑽暮灼枯腸朽骨之凡龜蓋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宰予所以興拔萃之嘆也大龜神龍真
鳳之不浪出審矣然則魯哀公之時周公之衰已久於
是而獲麟何也曰麟非為魯哀乃為仲尼耳仲尼大聖
之人也春秋聖治之法也以大聖之人立聖治之法雖
享帝於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動也雖升中於天

未足以喻其和氣之所薰蒸也四靈皆至然後為宜曾是一麟而曰多乎惟麟為仲尼出所以仲尼識之不為魯哀公出所以魯人不識也仲尼歷聘七十餘國無所鈎用高蹈如耦耕賁卿如武叔從游如微生畒多智如晏嬰皆不能知也而麟乃獨知之謂彼不知者不如一麟是人而不靈也烏乎可謂彼聰明辯達萬物之靈也而曾不知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烏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為靈智之瑞乎韓退之曰麟之形不類非若馬牛

犬豕豺狼麋鹿然故雖有麟亦不知其為麟也又曰麟之為麟以徳不以形然説麟之詩者謂其角端有肉無事於觸而其趾不踐生草其定題也亦必有異焉此既言其形矣若其徳非神靈智識何以名之先儒謂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非其時聖人以自況此説非也仲尼述憲乎帝王詔教乎萬代豈以身之不遇感而著書與憤世疾邪者比正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於麟蓋經濟無施而寓於筆削性命道徳莫

不中正禮樂法度莫不備善俊良賢傑莫不章陟讒惡慝姦莫不討棄璣衡七政莫不齊敘山川動植莫不繁廡横目黔首莫不率化蠻夷戎狄莫不賓服厥志既定同符於堯舜成康為天下萬世太平熙洽之原於是麟出而為之祥應此理昭灼炳著無可疑者以為未然則亦未得其門不齊其截耳沙陽張時子發治春秋學以麟名其所居齋謁余記之子發潛心日久聖人宏規大用妙意精義當自得之予無以進焉姑為麟說以表其

在樞之珍而篤其下帷之趣云

## 會享亭記

太史公敘九流而陰陽家與其一至唐呂才乃立論非之夫此二端各有旨趣司馬氏蓋取天地之大經弗順之無以為綱紀故曰不可失也呂才則摘摽末習背禮害義之事正子長所謂拘而多畏未必然者今以耳目所覩記幽明吉凶之效稽諸青囊撥沙諸說得失參半則其得者豈皆幸而中邪或曰人之興衰非智力所能

為其形數氣歙適相值會爾或曰砥礪之石不孕和璧培塿之地不生杞梓是各一道也余遊武夷自崇安挾溪而南過芹口西望有山甚尊指以問居人對曰是名為研山乃用里先生弟子華子期學仙之地墨池丹竈令尚無恙圖經可考也其下則高平范氏舊隱而先世宅兆在焉遂渡溪西行五六里至山麓見一峰巍然妥肩而揚衣袂冢塋所据在三岡内抱窕窕間左右巒陵起弭拱顧大勢隆傑中襟舒夷百祀喬林翠紺濃鬱芹

水帶右阜前注於崇川予與范氏世交契也攝齊登隧
修恭會享堂上周覽泛觀而歎曰古稱佳城不是過矣
維范氏自太傅公以儒學起家仕不亨遂而五子森然
為盛時間人羽儀省臺步武廊廟各奮所長蜚聲騰實
其後來秀譽嶄嶄輩出夫豈偶然無所自乎公雖居方
城著姓五六十年而孝謹行乎閨門奉先尊祖之念奕
葉濟美是故此堂由政和辛卯歲長子祕閣而次遵用
治命建立直太子少保墓前而少保寵贈之命則戊戌

歲右丞初拜䟽恩及祖之彛典也後二十八年秋七月祕閣子寅秩元作將漕甌粤衣繡故里復加締葺以永祠事子孫繩繩有舉無墜嗚呼盛哉元作知予過而下馬以修堂本末見託紀述予考諸禮廟以存神墓藏體魄神伸魄死聖人達之故古者有廟享無墓祭而後世道晦禮失以寒食拜掃為達孝之典甞先儒因謂禮雖未之有亦同乎俗而不害於理此說將以誘夫不知追遠者耳非經禮也然則昭榮祖考之道必區區然俎豆

之於丘墟尸祝間而後為慊歟是不然昔者祕閣公宏才正誼不事權黨阨窮半世與余先君為同年弟兄先君於其生音問未嘗絕於其沒也久矣猶哭之以詩知其用不究材垂裕在後也而元作器業是則是似數為部刺史因所臨風俗注措施設咸有績譽其初入閩境建值人忿公帑吏厚壓征閧然赴愬立談之際去其疾苦拊而安之在公夙夜以首法除弊為急務會稽官緡錢之委於轉販者而賕請不行按致屬部吏之狃於貪

戾者而郡縣知畏禽幻僧破妖黨消黃巾五斗之患於胚胎萌蘖中浮言莫搖風采堅重其功利之所浸博矣識者以是占范氏餘慶葢繁衍未艾而期元作之顯庸於朝著也則元作所以為祖考之光糾合族屬俛伏拜興奉酒醴肴肉裕然而無愧者豈與埶榮俗尚同情而比事哉故為之書

## 復齋記

性不動而情或遷遷者善歟曰因物有遷古訓非之安

得謂之善然則惡歟曰見善則遷聖人所取安得謂之惡夫一言而兩趣片語而數義奚適不然顧用之如何爾莫至乎道之為名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莫中乎極之為道而皇極六極皆號之極焉是故讓一也不善用則之噲希堯舜而披其身儉一也大禹惡衣菲食孔子無間然墨翟禽滑釐勤苦大觳其行難為而天下不堪也子沈子謂子胡子曰古之學者目有銘戒耳有絃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忍性正志而帥

氣度也作齋房詩於是書於是游息於是榜之曰復葢欲顧名思義也頤遂聞復之説又將玩其文而旣其實焉予曰復之説是亦不一而足者可不慎歟知吾違仁汲汲焉反之如不及者復也知不善之不可再而再焉者亦復也是吾所謂一言而兩趣者也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真復而吾所謂善用者也故孔子曰克已復禮為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嗚呼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復者乎累名則悲權勢之不尤貪利則憂貨財

之不多溺於嗜慾屈於威武則荒乎其求慓乎其居一者為病方寸外馳靈臺雖存而神者不守之人也於復遠矣雖然亦豈誠遠也哉使其幡然致克視聽言動必禮之循其用力也如上汲如還轅如旋其面目則向之遠者一念而近於此四用以我命我於彼四病以物付物之人之於仁也若赤子之趨其親若旅人之赴其家惟恐其弗至也而其道日進德日升猶日月之經乎太虛不離其次舍也猶水氣上騰為雲漢為雨露播乎萬

物而歸乎其元未始不復也子沈子默堂之高弟而默堂蓋龜山之回騫也其授受不差而訓明有素矣子沈子之潛心也久矣尚奚待予言雖然予方從事於此請嘗試言之如向之云云者不以進所厭飫為瀆相與終日乾乾復而不厭以致切磋之益不亦可乎

觀瀾閣記

水之變態多矣非其本然也淵然其渟油然其平漻然其清者水之性也載而逝溉而浹浣而潔沃而滅者性

之用也石齟齬之則激則戲焉風震薄之則騰則湧焉性於是亂用於是失非水之正也故善觀水者愛其澄澹而不愛其渾潰喜其流行而不喜其決溢是故浩浩湯湯神禹平之百川沸騰周大夫憂之斯閣瞰兩溪之會而以安瀾名者得非意出於此歟胡子曰美則美矣義則未盡夫水之流也沄沄然鱗鱗然若鯉之躍若鷺之翻差差之紋若漾沙疊疊之勢若層雲起伏追隨散漫無垠斯其浪之形乎曰波曰漾則浪之巨者也曰濤

曰潮曰澐曰灦則波之大者也惟瀾之為言古今未有訓而當其義者文中子曰吹波助瀾退之南山詩曰微瀾動水面其進學解曰迴狂瀾於既倒是則二子皆從趙岐顧野王以瀾為波特有大小之異而目之曰微者語雖近而意已遠矣夫瀾非波也謂水流動之狀也流動之狀汨汨衮衮冲融演迤浩乎其方來沛然而不窮惟有源之水為然蓋未嘗不安也彼其無源者雖萬頃之瀦非有激之則固安矣而求其瀾又不可得此義也

伊山向氏有裕堂記

裕之為義兼寛容優足而言見於易詩書而孟子以之其在易者訓人承父母也其在詩者訓人友兄弟也其在書者訓人燕子孫而覃百姓也若夫出處語默從容而有餘浩乎其沛然則孟子之所以為孟子者也是道也弘而後能故曽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弘宅心所謂廣居以弘養德所謂大畜推已及物所謂放乎四海而準由邇傳遠所謂參乎萬世而純其為寛容優足也

至矣如易詩書所載孟子所處宜其無施而不可矣是道也夫人皆具而有裕不裕異者充與不充之故也夫惟不能擴而充之於是局為淺局德為細德見為小見行為隘行雖不動聲色罔窺其際而險微忮狠氣象自露如是者周公目之為憸人人一也充則裕不充則憸其同源而殊泒乃爾此君子所以貴於學問也或者析文離字以衣受身谷受水發明裕之説其為裕也褊矣哉河内向公宣卿小隱於衡陽之伊山結茅為堂置書

史其中茂竹幽蘭隂欝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
近嶂鷗馴曲沿馬堁車喧杳然雲水之外寅與諫院顔
川韓璜叔夏自天柱峰南襆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
較文義或把醆賦詩逍遥襄羊興盡而後别蓋五柳先
生所謂談諧無俗調所説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閒飲自
歡然者也宣卿曰堂不可無名請名而記之庶幾後世
知吾三人者常優游笑語於此不但使元伊笛聲穿雲
裂石噴薄窈眇而流傳也公前後分部寄攝帥權仗部

刺史節威宣惠播所至有遺愛在人久而猶未泯是時公解湖北憲印已七八年仕途憧憧獨無屐跡未嘗有戚色慍懷寅乃取孟子進退綽綽之意以有裕名其堂宣卿四世祖大丞相文簡公也寅先君子喜宣卿資氣剛正授以左氏春秋傳且為之言大義故宣卿學古益力守義益固亢宗糾族樂多賢友不與惡人言若易詩書所載孟子所處宣卿蓋勉焉日有孜孜矣使其才見用雖有官守言責亦且裕如況無是二者乎人必富而

後志疇必貴而後意愜必据權怙勢而後神肆體胖則顏回曾參無乃憂愁憔悴不聊其生耶二公陋巷一簞樂以忘憂曳屣而歌若出金石蓋與天地同其量矣方諸衣中被甲壁後置人通夕婁徙牀一物不具則不敢出怒虛舟而怨飄瓦娼有技而違彥聖方寸營營不得須臾寧者其裕不裕何如哉由是言之居斯堂而以孟子為師可謂擇術處仁之美矣予既記之云爾又從而歌之曰六合無際此堂廓如四時行焉此堂為樞堂心

日休堂路常坦堂智閑閑堂色侃侃池似黄陂孰撓澄
之林動清風執熱者披往褰來碩阿槃獲考神具聽止
百禄是保

邵武重建軍治記

國風載甘棠之詩其序曰美召伯也釋其事者曰召伯
之教明於南國後之訓解者謂召伯聽訟不忍勞民
使來故往之郊野即民而聽焉及其久也民歌思之因
愛其樹相戒以勿翦勿伐曰此召伯所嘗憩息者也世

之安此說也久矣而或者非之以為諸侯治國當有制度臨厥臣暨厥民固將尊而不遠親而不瀆令以南面諸侯爵貴位崇車旗冕服禮絕一國而乃出舍于郊芘身茨草節則勤矣亦何異夫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者哉予嘗喜是言非識治道知大體者不能至也不然路寢之居塞門之儀皐應諸門之制何為載於春秋論語大雅之什而許行陳相以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者又何見貶於孟子邪且四境之内比閭族黨衆矣使名

伯去其朝說於此棠則民之趨之未免裹飯跰足之勞
使名伯即民而屢遷則其休止固無常處名南之民東
西南北不應覩一棠而寄懷也又是詩三章反復一意
未嘗及聽訟之事訓解之言胡得焉然則詩人之㫖必
有在特學者辨之未明爾今縣邑之地度袤挈廣何啻
古公侯之邦雖中下郡猶或環四五縣方之儉於百里
者蓋已遼絕而公家庭宇或庳褊蕞陋曾不眂豪舉大
姓燕私之館豈事理所宜哉昭武固東南名壘扼飛猿

峭石其險足恃自洪潭廣桂江漢巴屬之有事於東甌者道必出此葢甌閩之西戶也是以國朝太平興國四年革歷代之規陞縣為軍大守張侯度自故縣移今治凡西徙五里前据重岡後帶鹿水山川竒秀民力生業尚氣而服義承平既久儒學之風尤盛對大廷之問則有文冠天下者為言責近臣則有忠昭一時者致身丞弼則有光輔中興者至於孝義材學顯晦可紀皆不乏人四方之聞有是邦也葢歆艷而談之其入境而問俗

也君子則樂其善小人則阜其貨故凡有意乎斯人者受命作長不稱為難治而郡廨再火於建炎紹興之寇草創一切無復基序十一年太守左史王公始訪古問舊趾而建置之餘以百姓未裕未遑及也後五年今太守大夫江侯為政之明年歲比有秋内無冦攘訟獄簡稀里閭康乂於是衣冠父老合詞言曰未有有州而無聽事之所者大夫其念之大夫雖重於興作其若蕃屏觀瞻使客臨過邦人之望何侯不得已令龜襲吉鳩工

患夫短於才者以因循不振為德而涼於德者以苛刻促辦為才於是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者江侯則異乎此矣會子經從目擊輪奐耳熟謠謽非借示而傳聞也廼原古義訂時措而并書之

## 新州州學御書閣記

皇帝臨御之十有二年至德既孚聿修文教首善賢關覃及外學廢墜之具罔不興振遴選儒臣典司訓廸於是長材秀民自藏於畔者摳衣鼓篋來游來居濟濟乎

衿佩之盛洋洋乎絃誦之富而賢能俊傑將不勝用矣
聖心猶以為未也乃於清閒之燕自易詩書春秋孝經
語孟中庸篇左氏傳周六官之籍悉經宸筆刊諸琬琰
而以墨本普賜學校歴考前代留神治要以善養人之
君未有此舉亶乎懿哉眷兹新昌百粵陋郡煙嵐蒸潰
瘴氣蒙濁車馬舟楫奏集艱隔平時士子欲見書籍之
善者其道無由於是抃舞流傳矜戴上賜而未知所以
處之也先是黌宇傾漏茨草延堂饔飱缺供士散城闕

前郡守臣張棣嘗捐布緡俾加繕修繩板經端棣以擢去教授臣劉德驥疏剔弊本會計出内給用有羡即謹儲之日累月滋載營載作蠱壞汙萊革爲大壯荒蕞樵鄙粲爲文物遂建重屋於戟門之上直大成殿丌承御書起十九年之十一月迄十二年之孟冬檐宇騫翔丹碧華爛雄傑之勢冠壓嶠海攝郡事臣黄齊傚陽氷書恭題榜揭涓良日率寮家藏事奉安萬目咸覩陳迹遺編於焉增重臣德驥以臣寅嘗習詞命見屬爲記臣寅

拜手稽首而言曰凡州若縣與浮屠老子之家各有勑
札御書舊矣學校之有御書而專以經術詔多士也乃
自皇帝始令夫鋟板賈貲捐金即得尚或怠而不觀其
肯勤勤抄録能終卷帙者固以鮮矣何况天子之尊富
貴之奉一日萬微弗敢皇暇乃能游意筆硯徧寫羣經
為燈窻韋布之所難以激勸人材為急務而又天縱聖
智妙解書法跳龍卧虎不足擬倫心畫所形顯道章德
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如日如星如雲如漢文明在上煥

飾在下故使爾諸生雖生遐服與七十二子追逐乎闕
里而親炙夫子之文章無以異也是宜服膺至教毋善
口耳毋趨利勢力求忠孝大端見於行事以不負聖主
樂育之化然後為稱可不勉哉

新州竹城記

新昌郡自兩漢及南齊皆縣置號曰臨允至蕭梁時始
升為新州廢於隋而復於唐本朝因之既七百年亦可
謂古郡矣然有城而無郭無以攷其故惟城之北曰朝

天門者斷墉翼之巋然猶存讀其記則政和中太守古
公革承詔所為經始之績未就緒也城繞一里百有十
二步耳僅容州治列廩獄餘官廨民居悉在城外莫為
保障理不應爾紹興二十年八桂黄齊義卿由肇慶别
駕來攝郡符值狗鼠盜數十輩依山為害官兵三討而
未克坊市數驚最後受諭出降人猶洶洶義卿於是有
興築之意會真拜郡乃俾推官朱洵權令黄熙廵行四
周求古遺迹相今所宜摽示其處分委兵馬監押趙公

傔廵檢董元縣尉周祺各督所部丁夫吏凹凸裨狹虛基址既堅取野竹駢植之環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旬而畢不衍愆於素或曰闕土為城不易之道也恐其未堅則有登而築之者矣虞其易圮則有甓而石之者矣令也望固禦于檀欒蔽翳之間曽是以為可乎唐大中中王式為安南都護始至無城池式乃立木柵塹其外而栽竹焉是時詔蠻浸强莫能犯也孰謂竹不可恃哉凡物有同類而殊材者斯竹也引梢如鐵分枝如棘既

衆且多森如蒺藜其叢則轇轕綴密望隔表裏及歲久而愈繁雜鶩羔豚不能道也或者火之葉燬幹存乃益悍勁嗚呼異哉昔樊川子目於郊園賦所見者有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樅樅兮密陳而環衛始以為詞人之空言今施於實用乃如此物孰不然在人處之耳方言刺竹曰芀竹其音羅德反蓋嶺南謂刺竹云然也工庸告成竹日盛長州之人歡喜晏然若有壁壘之恃咸曰後之來者與公同志本之以德政重之以備豫

申嚴戒令有培勿翦非特甘棠一名伯之思也其為斯
民之恵所覃遠矣義卿勤於職業厚於愛民興利補弊
甚衆新興户知之若推排丁口以均傜賦役不及士旣
新子城樓觀雉堞又作南門及竹城則其最大者也郡
學正麥充等來道耆老之意恐久而無傳丐余為之記
余憂患疹疾筆力衰乏不能兼載衆美獨取其最大者
而書之云爾

羅漢閣記

郃陽西偏縣曰新化勑額禪寺是為承熙有大比丘智京其號明覺承嗣普融紹臨濟宗三返致書武夷居士具道承之餘十載所行觧淺薄有愧負荷惟是殿堂供養諸佛梵唄香燈齋魚粥板雲寮海會來者安隱内外四維室居器用罔不備具方丈之職如涵月水如應撞鐘以是因縁心未厭滿乃建崇屋延貯五百大阿羅漢信士楊弗曾衢劉璩楊甫羊臯僉議營剏儒衣蘇林仝山舍材紹興癸酉仲春上休鳩工經始明年七月十有

五日百役告成所費緡錢溢三萬高明宏深升以飛梁下敞三門翼以行廡受任衲子與來賓客幽討棲集各有其處仰而瞻焉巍巍耽耽譬如海岸迦陵伽林滿月大樹穹然彌覆又如毗盧華藏莊嚴僧祗蓮界所化現事以是幻故三磨鉢提龕屏盤陀奇肖岩谷寶香所薰結成雲蓋幢旛鬘網蔽虧空色檐鈴風鐸擊觸妙響彼工師衆非得定慧特由善巧疑於神變彼五百像雖則木偶如喜如怒如美如醜如恭如肆如悲如智如入三

昧如相諭授如泊無思如默有應如語未發如視久諦
如數十輩同作一念如方寸地起百千想如以所執表
示法度如得無漏過于辟支聲聞獨覺如未湼槃希慕
三世大乘諸佛承上有云華嚴莊嚴得住處者纔以百
數豈如此間舉眼即見山僧老矣形劬心耗誠不自料
克果勝緣願求証明用語言施居士辭曰如來嘗說我
滅度後有能尊信興隆像教種種嚴奉是人獲福應不
可說而達摩師譏訶梁武寫經度人造寺無算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非實並無功德今爾所作是佛非祖
是祖非佛於意云何明覺答曰如智京見亦佛佛智亦
祖祖法一萬萬一是大圓鏡於此鏡中無窮邊際一毛
端相現出承熙羅漢傑閣事理真如不相留碍倘遇彌
勒彈指開門善財童子隨引而入則此閣中乃是如來
祕密藏海少林一派從茲流出爾時居士忻然笑曰我
異於是予欲無言以請之勤悉載來語謂之閣記亦云
可哉

新州重修廳記 丙子春

古者臨人之所居通曰堂顧以高庳為上下之等爾世遠俗移物名更變其用亦異於是官居之臨人者通曰廳而燕息之寢閒曠之屋乃以堂為名夫所謂廳者義取於處是而聽也陸德明釋為治官處顧野王釋為容廚以自唐而後命名之意攷之則顧說有所未喻而陸說得矣治官聽事必正位顯明然後賓客寮寀進退侍衛離坐離立從容不臨震風凌雨無飄濡覆壓之患凡

成屋之之用者咸勸趨焉無何大廈潭潭高明靜深稱子男邦君之居入公門而望之見檐宇之張而端序之直形勢之騫而丹雘之煥嚴畏祗肅已生於中則瞻使君之威容賦掾屬之職事一嚬一笑人知向方一號一令下有懼悕又當何如哉君謂予曰向者興廢已漫然無傳今若不加紀述此廳雖大壯會有復修之日豈可使後人亦昧昧於稽攷耶予既美君之舉因為之言曰仲尼立教甚重民力為民上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

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
廢是故春秋於城邑門觀臺囿之作失其時制靡不書
之若夫不可不修如魯之泮宮則於之示儀範昭孝道
修其刑政以廣德心折獄而慮囚遣師而受凱皆有國
之急務也是故聖人取頌聲之揄揚而舍筆削之刺譏
以垂訓戒俾後之有官君子識輕重先後緩急之事令
劉君質直好義治尚安靜廷無留獄事不付曹既得百
姓之歡心又於民無所勤時革故起弊一新公堂不以